

梁伯华 / 著



近代中国 在世界的崛起

文化、外交
与历史
的新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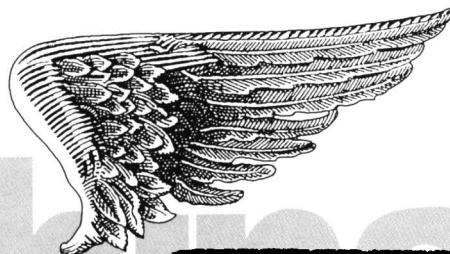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近代中国 在世界的崛起

文化、外交
与历史
的新探索

China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梁伯华 / 著

Liang Pak-wah Leung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在世界的崛起：文化、外交与历史的新探索 / 梁伯华著 . — 武汉 : 武汉大学出版社 , 2006. 12

ISBN 7-307-05077-3

I . 近 … II . 梁 … III . 中国 — 近代史 — 研究 IV . K25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2163 号

责任编辑: 王雅红 石廷修 责任校对: 程小宜 版式设计: 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76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5077-3/K · 294 定价: 13.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买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梁伯华教授简介

梁伯华教授，原籍广东南海，在香港土生土长。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即获中文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的交换计划选派赴美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教美国西东大学至今。历任多所中美著名学府的访问教授，包括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及香港大学等，并为武汉大学客座教授。

梁教授现任美国西东大学亚洲学系讲座教授及系主任，著作丰富，享有国际性的学术地位。著书二十多本，为近代中国研究的权威，研究范围涵盖外交、政治、商业、历史、文化等，兴趣十分多样化。屡获“专业成就优异奖”及“学术著作优异奖”，并出任多个学术及专业团体的顾问职位。

梁伯华教授学贯中西，除发表学术专著外，并经常为报刊专栏撰写散文及随笔，抒发他对东西文化的冲击与融合的观察和感受，并引用实例形象生动地描述，以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哲理，与广大读者共享；更撰写励志书籍，勉励年轻的一代努力向上。

责任编辑 / 王雅红 石廷修

责任校对 / 程小宜

版式设计 / 支 笛

封面设计 / 马重慧

ISBN 7-307-05077-3



9 787307 050778 >

ISBN 7-307-05077-3 / K · 294

定价: 13.00元

谨以此书献给
徐师中约教授

序 言

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是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痛苦史，但也是中华民族努力挣扎与自强的奋斗史。今天，中国的崛起，象征着一个古老文明在海内外龙的传人不断的努力下再出发、再壮大。这真是一个令人十分振奋的时刻。

这本《近代中国在世界的崛起：文化、外交与历史的新探索》就是从不同的层面及角度来探索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学东渐下如何与西方碰撞、角力与因应及创新以图走出新的局面及新的道路。同一时候，在外交体系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又如何从传统的朝贡制度成功走进近代的国际社会以至今天再度扮演着领导的角色。

本书是笔者多年来在学术期刊上所发表过的一些中文文章的选辑结集，主题就是围绕在近代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后所产生的一连串巨大变化，包括在文化及外交等领域上所做出的种种因应及创举。全书集中在 19 世纪末及 20 世纪期间中国所面对的种种挑战的情况下所尝试的新探索。而书中的每篇文章皆力求有新的论点或新的看法，敬请大雅君子不吝指正，以求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笔者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肄业时，得遇多位名师启迪，获益良多，特借此机会向以下老师衷心致谢：李定一教授、王德昭教授、邓嗣禹教授及金耀基教授等。毕业后获中大与美国加州大学交换计划的选拔，赴美深造，师从两位国际知名的外交史权威学习，他们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徐中约教授（Professor Immanuel C. Y. Hsu）及美国外交史的狄康德教授（Professor Alex-

ander DeConde)。前者是笔者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后者则为硕士论文指导教授。

徐中约教授是笔者的恩师，1923年5月6日生于宁波，早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出版数本外交史的巨著，奠定了他在这个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及后出版饮誉学术界的名著《近代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此书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中译版），更使他蜚声国际。笔者在加大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多时间里，获徐师给予宝贵的指导及照顾，此恩此德，没齿难忘。就在这部书付梓之际，惊闻恩师2005年10月24日于加州得病辞世，享年82岁。悲痛之余，特将此书献给徐师作为纪念师生永久的情谊。

笔者任教的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 创校于1856年，现正庆祝建校150周年。我校的亚洲学系，是美国高等院校中亚洲研究领域的先锋，而系中几位“中国通”的同事，在中美文化交流上作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蒲百瑞教授(Professor Barry Blakely)、马几道教授(Professor Gilbert Mattos)、王方宇教授、杨觉勇教授等。其中马教授及王教授现已作古，其他二位亦已退休。回想与诸位教授共事及互相激励的日子，如历历在目，实在难以忘怀。

西东大学亦是开风气之先，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即与武汉大学结盟，签订学术交流合作计划，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这个学术交流计划，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作为这计划多年来的美方负责人，笔者祝愿中美人民友谊永固、中美文化交流能开花结果。而本书得以面世，特别要感谢武汉大学(特别是国际交流部)的帮忙，它的出版，也象征着中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一些成果。是为序。

梁伯华

2006年元旦于美国新泽西州

目 录

序 言 1

(一) 访问篇

梁伯华教授和他的“中国情结” 江 岚 3

(二) 文化篇

华人的全球意识：中西文化整合的反思 15

容闳的西学与洋务 22

中国首批官费留学生：广东的“留美幼童” 37

中外学者对“留美幼童”研究的成果 48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郭颖颐教授的对话 58

(三) 外交篇

近代中国外交巨变的概念架构 71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外交 74

外交现代化：中国加入国际社会 93

台湾事件的真相与中日琉球争端的翻案 114

李鸿章和琉球争端，1871～1881年 129

欧美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 145

(四) 历史篇

王德昭教授与近代中国史研究	151
中外学者对传统中国政体的论战	155
辛亥革命与新军	170
《南京大屠杀》作者张纯如的一生与贡献	176
历史论文的写作	179
追求中国现代化——谈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	186
学术大观园——华人在美国学术界的经验	191
附录一 梁伯华教授著作目录	194
附录二 本书中各文章的来源如下	199

(一) 访问篇

梁伯华教授和他的“中国情结”*

江 岚

(一)

2003年7月，在美国出版的《汉新月刊》“学府精英录”专栏里，以《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为题，刊登过一篇人物专访。文中的主角，是一位原籍中国香港的教授，名叫梁伯华。

据这篇专访介绍，建校于1856年的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是“美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大学之一”。梁伯华教授27岁进入该校亚洲学系任教职，如今已升任系主任；历年来他出版有学术专著17本之多，其中有的曾获得某某学术著作奖项；教书育人之余，梁教授更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为己任，热心公益，于华裔社区公益事业有诸多卓越贡献。

读罢此文，只觉得这位梁教授的履历花团锦簇，实非等闲之辈。人家一样吃的是五谷杂粮，二十余年过下来，是如此这般的可圈可点；而自己呢，从前姑且忽略不论，再过一个20年，只怕也依然是碌碌无为，乏善可陈。对比之下，不是不惭愧的。

怀着对梁教授的尊敬，也希望采访他写一篇专访，因此我驱车

* 该专访载于美国《彼岸》杂志2004年10月号。

去了位于南橘市中心的西东大学，找到梁教授的办公室。

于是开始和梁教授断断续续地接触。渐渐地发现其实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传统中国式的学者，有着他们这个群体普遍的共同之处：处世态度严谨，遇事反应灵敏，待人接物认真负责，而不拘小节。梁教授对中国怀有强烈的感情，而这感情并不是虚伪，不是矫情，实实在在是他内心真切的感受——他自己称之为“祖国情结”。对于一个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的人而言，类似的心情很自然，也不难理解。可他是香港人呢，那片土地上没有他童年的记忆，也没有他青春的痕迹，他为什么会对它如此眷慕、如此依恋呢？

(二)

台湾著名的综艺节目主持人阿亮有一句名言：“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一个人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与他的家庭背景、生长环境，以及生活经历，都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梁伯华早年在香港的生活经历，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

梁家坐落在香港的中环闹市区，一栋唐楼的二楼颇为宽阔。屋前有小小花圃，在弥漫开来的茉莉花香里，梁家十几口人三代同堂。虽然没有可以任意挥霍的金钱，也没有可供驱使的仆佣，但和生长在中国大陆的同龄人相比，梁伯华的童年生活堪称安定而幸福。

他的父亲梁老先生在离家不远处开着一家钟表店，售卖、修理钟表，生意还算不错，除维持一家上下的日常开销之外，略有盈余。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物质并不丰富，经济也并不繁荣，梁家能够有小康水平的生活，已经很不容易，算是比较幸运的了。梁家日常的家务，事无巨细，都由梁伯华的母亲李氏夫人主持。听梁教授讲述他母亲的种种，让人觉得这个老太太的一生，是阿里巴巴的山洞，叫一声芝麻开门，打开来是无尽的宝藏。她本是续弦，对

待原配留下的女儿，也一样尽心尽责地照顾关怀。梁伯华说他母亲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可是当年梁家所有的投资及其他重要决定，都由她定夺，几乎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大差错。母亲这种似乎与生俱来的、对市场的敏锐触觉和果决的魄力，至今仍令梁伯华敬佩不已，遇事还经常通过信件和电话向远在香港的老人家讨教应对方略。

认真追溯起来，梁老先生应该是梁伯华的“祖国情结”之源头。梁家祖籍在广东南海西樵山下的一个乡村。梁老先生也生长于香港，在原籍已没有近亲，但他对家乡的归属感十分强烈，时常资助乡下贫困的远房亲友；凡乡中大事，族人也必定来信或来电相告。这种丰富深刻的、典型中国式的乡情，把遥远的家乡拉得很近。到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沿海各城市得领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社会发展比较稳定了，梁老先生终于有机会偕儿孙返乡省亲，后来曾经一度打算叶落归根，并在家乡投资建设房屋。无奈后来缠绵病榻，回乡安享晚年的愿望未及实现，老人家在香港辞世。而他对故土精神上强烈的认同，深深地影响了梁伯华。

梁伯华的启蒙学校，是一所私人办的幼稚园。他对这所幼稚园本身已没有太多印象，只记得离家不远，可以走路去上学而不必坐车；还有就是邻居家有个姓林的小女孩时常和他上学放学一道走，还抢着帮他做功课，街坊四邻和家人常拿他们这一段两小无猜的友谊开玩笑。梁教授今日说来，微笑中依稀是当年的难以为情。

小学毕业之后，梁伯华会考成绩优异，被他的第一志愿、香港最有名气的公立高中——金文泰中学录取。当时香港以英文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很多人对中文教育相当排斥。金文泰中学却是一所用中文教学、同时十分注重英文训练的学校。这样的学习环境，使梁伯华在中文和英文两方面都得到完整扎实的训练，为他后来用中文著书立说和在美国学术界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还记得中学的课堂上，老师往往会询问学生将来的打算”，梁教授笑着说：“我那时就举手回答说，我想当一个大学教授。”

少年立志，继而努力不懈地朝着理想的目标奋进，以至于有今

天的成就。想自己在那个年纪浑浑噩噩，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理想抱负。今日的一事无成，当年就已注定。唉，真是老大徒伤悲。

中学及预科毕业之后，梁伯华获香港政府奖学金，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就读。既然想当大学教授，大学毕业之后继续深造，顺理成章是他的下一步计划。

至于实现这个计划的方式，他当时并不认为出去留学是惟一的选择。只是他对外交史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课题非常感兴趣，母校的老师鼓励他到日本去，跟随东京大学的一位该领域的著名教授学习。为了能够申请到日本文部省提供的奖学金，梁伯华在大学里开始学习日语。到毕业那一年，日语考试顺利过了关。在导师的大力推荐和帮助下，梁伯华去日本留学的各方面事宜起初进行得很顺利。

最后的一关是到日本领事馆去面试。恰在此时，钓鱼台列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被重新挑起。中国香港的爱国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应很激烈，保钓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梁伯华没有亲身经历过日军侵华的年代，但他的父亲却是这一段历史直接的受害人之一。原来梁老先生的原配，便是在日军侵华期间不幸患病，因香港医药配给不足，无药救治，年纪轻轻便命赴黄泉；她生养的两个女儿，年幼的一个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她去世后不久夭折于襁褓之中。梁老先生早年的这一段丧妻丧女之苦痛，全为日军侵华所加，对日本军国主义自然是切齿痛恨。梁伯华自幼耳闻这样惨痛的家庭悲剧，心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霸道蛮横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感，所以当日本领事问他，尖阁群岛（日本人对钓鱼台列岛的称呼）的主权谁属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中国。”因此丢掉了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也失去了到日本留学深造的机会。

幸运的是，美国加州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交换学生学者的计划，香港中文大学每年选拔数名优秀毕业生送往加州大学深造。成绩优异的梁伯华因此得以进入加州大学，开始了他此后三十多年在美国先求生存、再谋发展的道路。

(三)

梁教授给人感觉最明显的特别之处，就是几乎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阶段，他对自己想要什么、该做什么都十分清楚，而且他的个性非常自信、顽强，在奋斗的过程中严格自律，轻易不肯向遭遇的困难和挫折低头。

他在加州大学专攻的外交史专业牵涉到多个国家的外交问题及其历史，是政治学与历史学相混合、冷僻而艰深的一门学科。香港的殖民地文化与外国文化也差不多，梁伯华不难适应，且有中学时代的英文水平为基础，有大学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积累为依托，更有中文、日文和法文的语言优势，很快使他在同期留学生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连年获得校方的奖学金和研究助理及助教的工作。短短五年之内，梁伯华以优异的成绩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从加州大学毕业。这一段留学生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中国身份的复活，把他从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混沌无知的香港大学生，演变成具有强烈民族感的中国留学生。

以 27 岁的年纪，梁伯华被西东大学聘用，迈出了他梦想成真的第一步。在其后二十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他经历了一条典型的、荆棘密布的美国学术研究道路。其中的艰难和困苦，远远超出了他少年时代的预料和想象。

美国的大学教职，主要分为三个等级：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梁伯华，受聘时的职位是助理教授。由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是最重要的一关，因为校方通常在此时决定是否给予“永久聘用权”，其中牵涉到大学内外六七个层次的评定审核。首先必须在学术研究上有所突破；然后在课堂教学中要有突出的表现。作为一个华裔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成果相对而言还不是太大的问题，但要在教学上得到学生的认可，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美国的课堂文化里没有“师道尊严”的传统，教授也不是学生必须服